

为生活而读

孙建平 编集

天津杨柳青画社

2 J170  
08

# 赵无极

# 讲学笔录

天津杨柳青画社  
TIANJIN YANG LIU QING ART SOCIETY

越南语词典

李光前 编

天津外国语学院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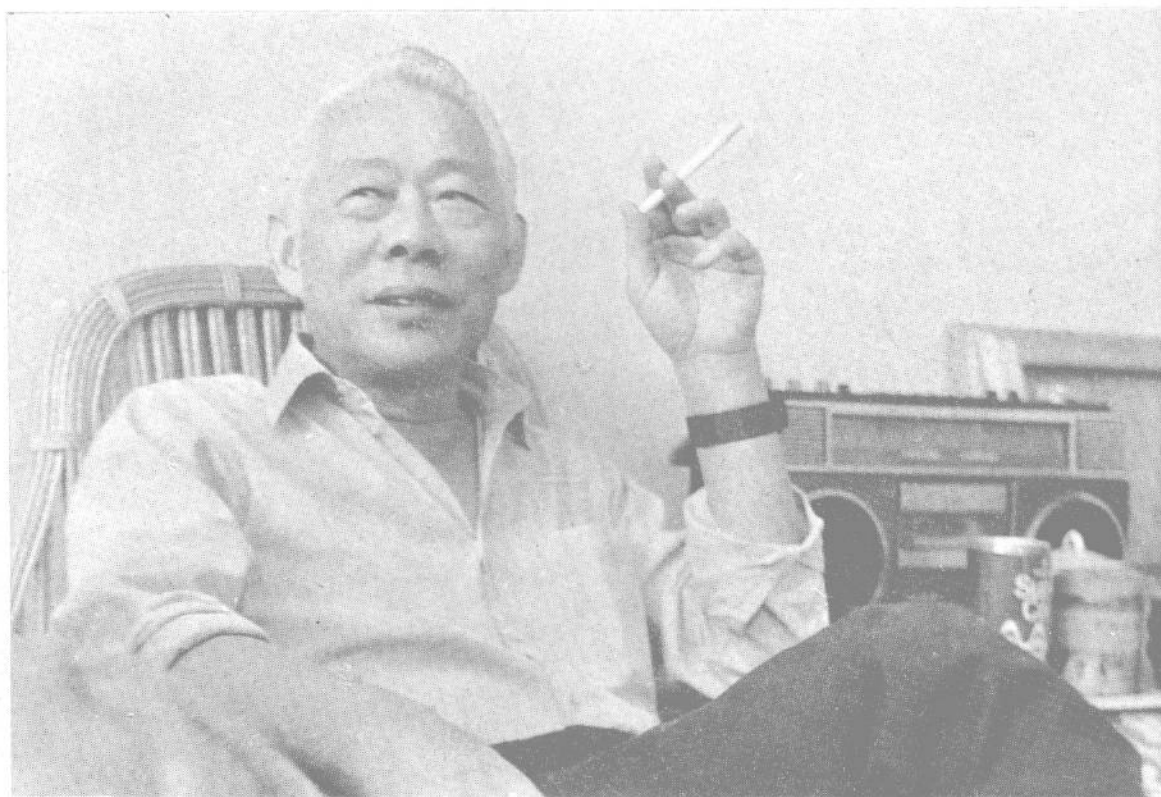
天津新华印刷厂印刷 天津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天津河西区直街一合里11号

1957年11月第1版 1957年11月第1次印刷

16开 110页 1.10元

天津新华书店 天津新华书店 天津新华书店

天津新华书店



*Handwritten signature or scribble in cursive script, possibly reading "L. J. ...".*

建平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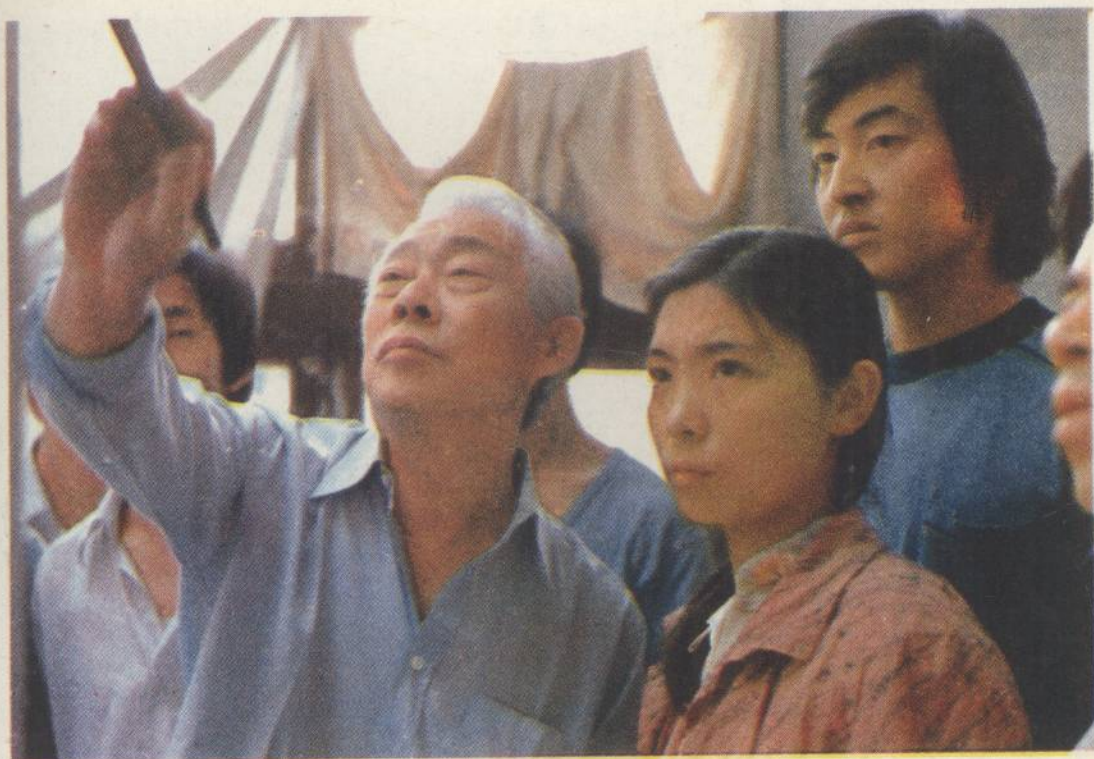
十二月十三日来信今天才收到。谢谢你寄我书已，来你如此  
诚恳的在我班上费这么多精神做这项工作，非常感  
动，谢谢你，在班中一段短促的时间，你做的功夫在  
一起已研究，也给我许多启发，我也祇能靠我自己  
的力量，希望没有使你的功夫失望。对于班上一些人反对  
我，我倒很想知道他们的批评，但我自己若信，我  
教的引号征是在，<sup>主要</sup>做工四史，打老董，并没有一点  
骗人卖膏丹的恶德，我自奉有诚恳做人的主张。

你书要出版的，我同意，我亦需要稿费可捐给你们的  
组织，稿费不多，这书愿你新年快乐，

姜得庵草 济 寄

—— 姜得庵 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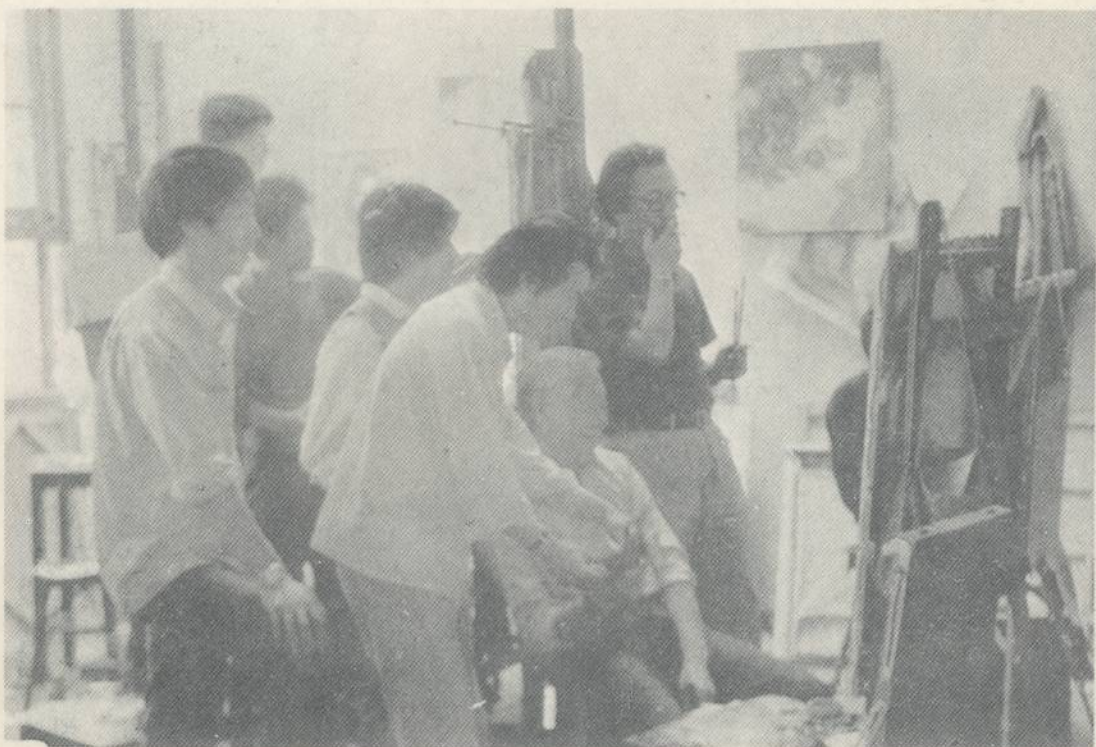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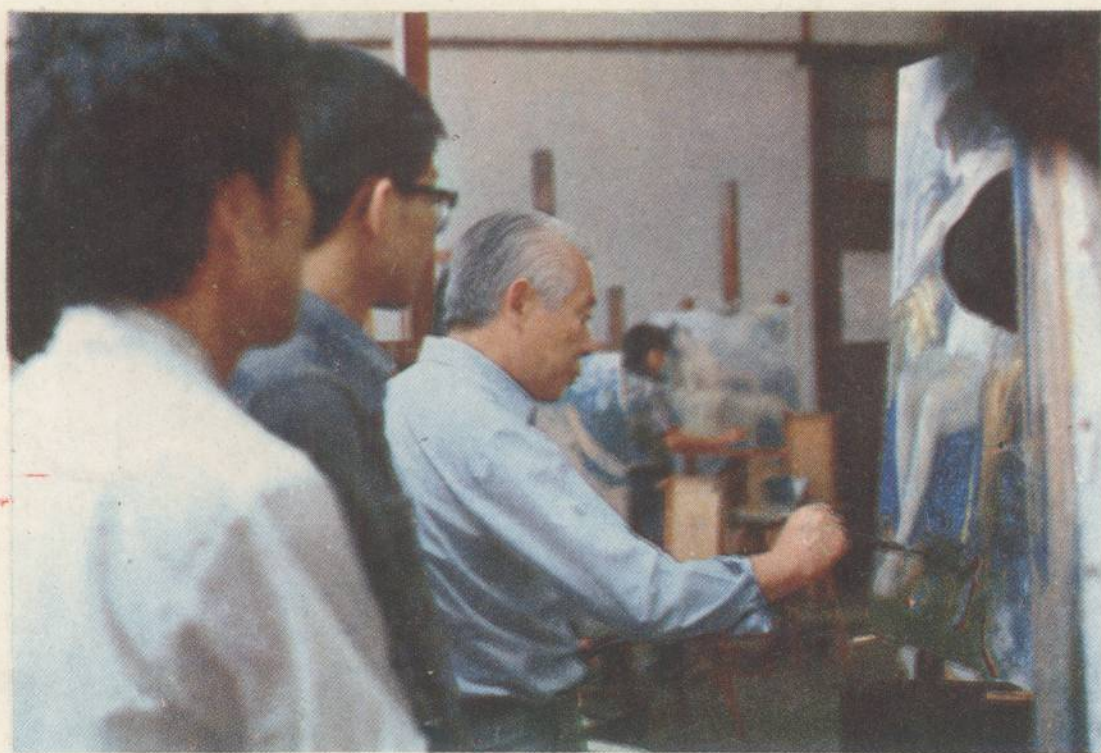
赵无极先生在学习班上







赵无极先生在学习班上



## 前 言

赵无极先生是当代著名华裔法籍画家，是当今世界画坛很有影响的一位大师。他以中国人的胸怀，吸收民族传统之神韵，博采欧美绘画流派之精华，融汇东西方之所长，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受到世界艺坛的推崇和颂扬。

一九八五年五月，赵无极先生应我们的邀请，来到他的母校——浙江美术学院。学院举办了为期一个月的绘画讲习班，有来自全国八所美术院校的教师和浙美部分师生二十七人参加。在他当年接受艺术启蒙教育的地方，讲授自己半个世纪艺术实践的思想和技艺，为祖国艺术事业的繁荣奉献出拳拳之心。

当今世界艺术的发展千变万化，从具象到抽象之间，呈现出无穷的艺术样式和无限发展的未来趋势。也对今天的艺术基础教学不断提出了新的课题。赵无极以其独具风貌的抽象绘画驰骋欧亚画坛，曾执教于巴黎的艺术院校。这样一位抽象绘画的巨子怎样进行教学？这个问题在赵先生尚未踏上国土的时候，就引起了艺术教育界和新闻界的注目。当消息传出，赵先生教的是写实绘画，许多人表示了迷惑。在讲学之初，赵先生就语重心长地说：不是我不敢教你们抽象画，因为绘画创作是一种需要，一种自身的需要，内心的需要。你没有这种需要，硬要变，变不了。你们基本方面的观察方法改变以后，觉得自己这样画不够了，内心提出了需要，那就会创出新路子。具象和抽象之间有共通的道理，重要的是获得一种新的观念。在教学中赵先生强调，观念的问题主要是观察的问题，要用自己的眼睛看，这似乎是一种传统的提示，但其独具生命的要点在于：强调努力摆脱陈规定见以及所有外来的影响，主张绘画没



有“成见”，以保证个性化的自由和清新的眼光。强调倾注情感乃至整个生命运动与对象之间的交流，由此获得一种独到的“体验”。他认为：无论模特儿或静物，对象提供的只是抒发胸臆的启示，只是表现情感的依据。做为基础教学，重要的是培养自己独到的观察，研究对象的空间、组织、光彩、颜色，来借题发挥，来组成自己的画面。但这并不意味着取消基础学习上的严格要求，取消艺术规律性学习的艰苦磨练的必要性。在人体写生课中，有位学员试着将对象画成三个形状相似的绿色人体，大小渐变，一字排列在画面上。赵先生看了之后，风趣地说：“你想吓一吓我呀。”并认真地说：“你这幅画中三个绿色人体都一样，你想变，你有这种需要，但你基本的东西差得太远，没办法把想的东西联在手上边，这还是个功夫问题，你功夫不深，画得没有道理，自己也会画不下去的，所以要趁年轻的时候把功夫做好。即便一张好的拍象画，也不是乱涂的，得有个道理，你们不能因为看不懂，就以为它是乱画。”

在教学中，赵先生总是根据每个学员的实际情况和各自的情感表达，给予不同的指导。作为实干的画家，赵先生的手似乎更能表达他的精神。对作业的修改，学员们称之为“开刀”。接受“开刀”是学员们的乐事。线条的描绘，大胆的设色，令人信服的调整，无不表现出赵先生对于油画充分自由的理解。学员们都清楚地认识到：这并非制造某种模式的样板，而是从修改的过程中，领悟赵先生的精神，领悟画理的指导。

参加讲习班的二十七名学员来自全国八所艺术院校，不同的年龄，不同的专业：有颇具建树的中年画家；有旅美刚回国的艺术硕士；有苦研传统多年的国画青年讲师；有来自茅庐的浙江美术学院的应届毕业生。大家带着不同的问题向赵先生求教。每当模特儿休息的间隙，教室里就会自然地出现一个圈子，学员们团团蹲坐在赵先生身旁。赵先生总是以一个实干家的求实精神，以半个世纪艺术生涯的切身体会，认真而坦率地交谈。赵先生不止一次地说到：艺术家应该自己忠实于自己，艺术最重要的是真诚，绘画应该诚恳、忠厚，画家也必须有这样的品格。所以绘画的问题也是一个品格的问题。

有人向赵先生请教绘画方向的问题，赵先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向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学，向世界第一流的大师学，两方面结合起来，加上自己个性，这样自然而然地融合起来，形成自己的风格，这个风格不应该是地方性的，而应是国际性的。世界越来越小，东西方互相渗透，中国画与西画的界限已经不存在，不要找个套子将自己套住，应站得高，站在世界艺术之上。

如果说站在世界艺术之上的提法是一个醒目而发人深省的方向性的总体设计，而关于“绘画要呼吸”的谈话则代表了赵先生绘画思想的精髓。“呼吸”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指画面之中的气息，另一方面指观照与表现时所进入的境界。他说，绘画之先，不妨像和尚静思一样，把一切都忘记，让你的感情、你的个性浮上来，通过你的手和画面连到一起。人需要呼吸，画面也需要呼吸，让你的身心与画面接触，让你的呼吸在画面上流动。你让画面呼吸，画面又帮助你呼吸。赵先生的这种提法似乎与无意识行为、自动性技巧颇具相似之处，但可以看出他是强调忠实于感情，忠实于心灵的。

赵先生的思想有其深邃玄妙的一面，在短期内很难被高领悟，但在学员中引起了深刻的思索和反省。当法国电视记者采访的时候，北京艺术学院的范扬同志与他们有过一段有趣的谈话。

问：赵无极的绘画中有许多空、虚的地方，这与中国画十分接近、尚等，不错，中国画讲究气的，讲究空灵，讲究呼吸。画面上的空、虚之处，正是绘画灵魂所在，正是人们情思的游游之处、赵先生卓具成就之处就在于把这些中国绘画的精神搬到油画中来。

问：奇怪的是为什么赵无极却在巴黎发现了中国绘画的精神？

尚答：这是有历史和社会的原因的，但首先是因中国传统始终在他心中活着。到巴黎之后，有机会将两种文化进行比较，他发现了中国文化的伟大之处，发现了中国绘画精神的深刻基因，因此把它拎得很高。赵先生是站在世界的高度，所以获得成功。这种艺术现象同毕加索发现黑人木雕、印象派画家热衷日本浮世绘的道理有相似之处。

问：你是一个已有成就的画家，今后怎样继续你的绘画呢？

尚答：在精神上我应该追随赵先生，接受赵先生的教诲。但是我还必须走自己的路，表达我自己的具体的情感。……我们祖国有深厚的传统根基，早在西方还热衷于具象绘画的时候，我们就明白了许多艺术创作的道理。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我们民族的艺术将在世界前列。

尚扬同志的这些话，不仅表达了学员们的心声，对于赵无极先生也是一份欣慰。

“我觉得教学方法，最重要的是……你把你的心交给他们，要诚恳。”赵先生的这句话正是他自己的写照。一个质朴的长者，一位严谨的导师，一副诚恳的心怀，学员们无不为之深深敬佩。

赵无极先生已六十多岁，年逾花甲，现在仍只争朝夕地从事着自己的艺术创作，时间对于他老人家是苛刻的，可是他始终没有忘记祖国和母校，抽出很宝贵的时间为祖国的艺术园地常绿，浇灌了自己的汗水。

当赵先生见到原国立艺专的老师林文铮先生时，风趣地说：“林先生过去经常‘骂’我。”

林先生也幽默地回答：“你现在不正是‘骂’出来成功了吗？”

赵先生指着周围的学员们说：“我现在也经常批评他们。”

弦外之音何在？是暗示长江之水后浪推前浪？还是在告诉人们，大师也许就产生在一代青年中间，振兴中华美术的重任，历史能落在他们肩上？这一切不正是赵先生留下的一片殷殷期望吗！

许江

1986.7 浙江美院



# 论赵无极

(法) 雷玛里 著

孟筱敏 黄河清 译 丁天缺 校

赵无极，姓赵名无极，在法国叫做Zao Wouki。一九二〇年二月十三日，生于北京的一个古老的世族之家。其祖先可上溯到公元960年宋朝开国皇帝的兄弟。因此每年家族都要齐聚家祠祭祖一次。届时，全家要供奉一件件传家宝，其中尤以宋书法家米芾(1051—1107)的一幅画为最珍贵。赵无极六个月时，随父母迁居南通。他排行老大，有四妹二弟，都从事自由职业。除一弟弟在纽约当工程师外，其余全留在中河。在孩提时代，他想当一名医生——这一向往正表现了他的天性所在，因为神秘的医业和艺术一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他很早就显露出他的绘画天赋。他父亲是一个职业银行家，然而兴趣并非在此。他天性豪爽，感情奔放，年轻时，曾热衷于业余作画，并在一次巴拿马国际展中获奖。他把自己渊博的书画知识传给了儿子，很早就教儿子鉴别周围事物中的美，不仅教他掌握书法技巧，还教他认识其美学价值。赵无极的一个叔叔是诗人，也是中国文学教授。另一小叔曾在巴黎留学，给他带回了很多在参观博物馆和画展时买到的名画复制品明信片，其中有普鲁东的寓意画和米勒的《晚祷》，这是尚在读小学的赵无极第一次接触欧洲艺术。当他开始按中国复杂而困难的笔法学写毛笔字时，他的祖父，一个超然不凡的道学家，前清水师的枪手，一

边给赵无极讲自己的奇险经历，一边在每个字的反面画上与字相应的图画，诸如鸭，茶壶之类。只有他母亲，看见他在雪白的瓷盘上乱涂乱抹，深为焦虑。

一九三五年，赵无极十四岁。他是个高材生，他放弃进别的大学的机会，而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

尽管学校有一些卓有才华的教师，他们不局限于当校正者的角色，而善于点亮学生的眼睛……吴大羽先生说：“眼睛要观察一切，尤其要洞察人的心灵。”……尽管学校里优等生之间也有激烈的学术竞争，但整个说来，学校当时的教育是一般的，也是不自然的。一方面它只传授本国一些已经衰退了的传统技法，另一方面，它照搬巴黎和布鲁塞尔美术学院那些索然无味的常规画法。因为学校的大部分教师，都在这两所学院学过画。赵无极察觉到了危险，奋力反抗这些陈规陋习？他认为那些东西是失真和夸张的，只讲求细节，忽略整体，脱离生活。他试图回溯到十四世纪以前的古代中国艺术。在他看来，自十四世纪起，中国艺术即开始衰退。他顶住人们企图向他灌输的正统思想，而向往那些独立不群的现代艺术大师。他从书刊杂志上，逐渐看到了雷诺阿、塞尚、马蒂斯和毕加索作品的印刷品。

学校迫于战火，于一九三八年迁到重庆。一九四一年，二十岁的赵无极毕业了，留在母校当助教。当时，旷日持久的内战还在延续，国土的一部分还受日本的占领。重庆，雄踞在两条江河交汇处的一个巍峨壮丽的岬角上，这座古老的要塞，现在成了内地的首都。外国使馆和领事馆都聚集在那里。这一年，赵无极在重庆借中苏友协的房子，举办了他第一次个人画展。他父亲，为了帮助他支付画展的房租金，买了他儿子的一幅画。这次展出的作品，赵无极承认是模仿马蒂斯的，而在技法和主题上，

则是模仿毕加索的。他说：“我画的丑角，使人想起蓝色时期。我画的妇人像，则使人想起希腊时期。”二十岁时进行这种直接模仿，往往是一个必要的阶段。何况现代艺术大师毕加索，其声誉已遍及全球了。

一九四五年，赵无极在重庆结识了东方学家，法国塞尔组西（Certnuschl）博物馆馆长瓦迪姆·埃利西夫（Vadime Elisseefg），他是法国使馆的文化参赞。他发现了赵无极的才华，成了他的好朋友。他希望赵无极能到巴黎去。一九四六年，日本战败，国土收复，学校又迁回杭州。在离开重庆以前，赵无极组织了五位接受欧洲画风影响的中国画家，在国立历史博物馆举行展览，其中有林风眠和他本人的作品。这是那些摆脱了传统技法，转向外来流派的现代艺术家的首次崭露头角，在知识界引起了轰动。

赵无极在家里耳濡目染，培养出一种文人气质，诗文琴画，样样通晓。赵无极的听觉十分灵敏，嗓音纯正，常常练习唱歌。他的妻子兰兰，是他青梅竹马时的朋友，能画善舞，还是一位富有才华、充满活力的音乐家。他们同属于这一代既能深刻了解祖国丰富的文化遗产，又热衷于发现外来新文化的年轻人。赵无极爱读英美小说，更爱读俄国小说。在法国作家中，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这部热情歌颂友谊和爱情的人道主义小说，几乎成了赵无极的“圣经”。

赴法签证办妥后。赵无极和兰兰于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六日离开上海。经过一个月的海上航行，他们抵达马赛。

赵无极一到巴黎，便对巴黎的美和巴黎对他们的欢迎深深感动。他说：“我从未对一个大城市这么快就产生感情，那些和我共事的同伴，立即就成为金兰之交。”他在旅馆住了一个时期。一九四九年起，他在绿色磨坊大街、一座带小花园的幽静屋子



里住了十年。这条街在蒙鲁日 (Montrouge) 和蒙巴尔那斯 (Montparnasse) 之间。那里，就如街名的含义那样，至今还保留着乡间风貌。布拉克 (Braque)、莱热 (Leger)、劳伦斯 (Laurens) 和勃朗库西 (Brancusi) 这样年长的大师也住在这个区。行踪诡谲的怪人贾戈梅蒂 (Giacometti) 是赵无极的近邻。他老是好奇心十足，常来看他。赵无极初到巴黎的头几个月忙于学法文，周览市容，听音乐会，参观画廊、展览和博物馆。皮埃尔·斯纳德后来说，那时赵无极几乎每天都到卢浮宫去朝圣。古埃及、古希腊艺术使他着迷。他开始摒弃那些他觉得是“情节性”的艺术，如文艺复兴，巴罗克风格，浪漫主义（偶尔除了德洛克罗瓦），及那些他觉得“过于完美”的艺术，如弗拉·安吉利柯 (Fra Angelico)、波蒂切利 (Botticelli)、大卫 (David)、和安格尔的作品。赵无极喜欢自然而然的、清澈的、犹如涓涓流泉般的艺术，如克拉纳赫 (Cranach)、尤塞罗 (Uccelle)、孟坦纳 (Matena) 的作品。他在华多、夏尔丹、戈雅、提香、伦勃朗和维米尔的作品前面留连忘返。当他看到普桑的画时，他禁不住说道：“这是个诗人啊！真是神品！这才叫作绘画的欢乐。”库尔贝的《矮树丛中的魔鬼》，坚实而不笨重，使他想起了“古代的青铜器。”在柯罗的《带珠宝的妇女》面前，他说：“这幅画好像煮了几百万年。”他解释说：“在中国，人们将草放在水里用文火煮上好几年，使草的质地更好。”看到契马布埃的《箴言》(La Maesta)，他和一些大画家的看法一样，认为这是一幅登峰造极的作品。他说：“这是卢浮宫里最美的画。那么幽雅恬静！几乎完全达到了同一水平。但层层金色的光轮，造成了一种奇异的远景，使我想起了中国古老的山水画，其层次是由层层雾墙分出来的。”

赵无极发现，用德乔贝尔 (Desjobert) 版印术印制的石版

画，是如此地适宜于表现自发的现代意识，遂努力学习石版画技巧。经过一些黑白色练习后，他便画出一组美妙的彩色石版画，共八幅，其中有两种色彩的，也有三种色彩的。诗人米肖(Michaux)的《驱魔咒》和《迷宫》的出版人罗伯特·高代，看到这组彩色石版画之后，赶紧向刚从亚洲游历归来的米肖推荐，并要他写一篇诗评。诗人后来说：“高代给我带来赵无极的石版画时，我对他本人和他的作品一无所知。但第二天，我就把诗评写完了，除了几行是后来写的。”高代去找米肖，真是巧得不能再巧了。在中国，诗跟画是意境交融的。直接题在画上的诗，可以提示和引伸画的含义。而米肖诗评的意境，正和中国的题画诗如出一辙。米肖的诗评，给这些线条纤细、色彩奇异的石版画，提供了一种确切而透彻的“注释”——一九五〇年六月，画册在宇纳出版社出版时的书名，正是叫《注释》。——诗评让我们看到了，鱼儿在静静的“水宫”里，做着自己“美满的生命之梦”，看到了一对情侣，躺在夜色苍茫的森林里，身上洒满清冷的月光，达到“忘我”的境界；还让我们看到了参差的树木，耸入深沉的夜空，象“血淋淋的神经枝系；”还看到两只狼，在红色的风暴中，互相搏斗，而天空悬着一弯冷月，

然而月亮没有离开中国，

她还不愿离开，

她挣扎着，要把中国

留在她的心上。

幽绿的日轮，裹在白雪和暗红如血的云里；空旷疏落的村舍，阒无人迹，静静地呆在那儿；一辆板车，搁在冬天的路上；一只硕大的鸟，茫然无措地在地上走着。它跟一棵向它弯腰致意的树说道：

还是去请教一棵树吧〔……〕

一棵树呀，  
对它来说，  
吮吸着泥土和岩礁，  
已是玫瑰般的生活了。

米肖写完诗评后，见到了赵无极。受到这样一位真诚豪爽的老人的接待，赵无极深为感动，两人很快就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这当儿，米肖刚经历了一场戏剧性的考验，他毅然转向不久前曾经逗留过的东方。他希冀能超越文字，在绘画中寻出路。中国画使他倾倒，使他弃诗“皈”画。他说：“我一看到中国画，我就最终地皈依了这个符号和线条的世界。”米肖和赵无极志同道合，友谊不断加深。一九五二年秋，米肖破例地为赵无极在伦敦哈诺弗(Hanover)画廊，纽约卡德巴——褒里画廊举行的画展写前言。这以前，也有许多艺术家请求他写，但他从未答应过。

中国古代的绘画大师，无一不遨游名山大川，遍访名胜古迹，认为这和研究前人杰作一样重要。赵无极和他们一样，开始旅行法国和欧洲。一九五〇年夏，他跟铜雕展览上的老搭档佛赖兰德，结伴到阿尔卑斯——萨伏瓦省的圣乔塞伏西尼村小住了一段时期。这小山村风景秀丽，离日内瓦不远，位于吉佛尔山谷中。圆锥形的摩尔峰，高耸在周围群峰之上，俯瞰着山村。柯罗为摩尔峰画过油画，勃吕盖尔(Brueghel)画过它的素描，孔拉·维兹(Conra Witz)也早已把它搬上他的祭坛装饰画（这是一幅欧洲最早的风景画之一），但西方画家极少有例外能表现高山的云气。而这云气，恰恰是中国风景画，即所谓“山水画”中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赵无极在这里见到这些熟悉的图景，在一种比中国更为炽热的阳光下，山岩和云雾虚实相错，不禁心驰神荡，兴奋之极，一气画满了三本色彩绚烂的